

博士论丛

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 研究 (1903-1927年)

邹小站 著

A STUDY ON THE
SOCIOPOLITICAL THOUGHT
OF ZHANG SHIZHAO
(1903-1927)

湖南教育出版社

前　　言

“章行严氏，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恐易世未能湔之。今之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元祐绍兴时之于荆公也。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余独怪乎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妇野子穷技，不意出于贤士大夫也。于先生事业之宏远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霾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为此传，亦不禁废笔而恸矣。”这是现代著名学者王森然先生在其《章士钊先生评传》（此传为其《近代二十家评传》中之一传）结尾时发的一段感慨。我想，了解章士钊的思想与为人的人，了解章士钊自他走向反动之后的境遇的人，对王森然先生的这一感慨会有一些同情。

自他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从他参加段祺瑞政府，主持“整顿学风”之后，章士钊已经名声扫地。于是长期以来，人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物，人们对章士钊的些许印象也大多来自于鲁迅当年对章士钊的批判。一直到现在为止，以笔者所见，专门研究章士钊的文章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篇。不过，由于章士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所以人们在研究、论述相关问题时，往往会论及章士钊。以下，我们即将目前章士钊的研究状况稍做介绍。

解放前，人们对章士钊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其一，钱基

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①一书的“下编”中有2万多字专门论述章士钊。钱先生在该书中，把“现代中国文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古文学”，一是“新文学”。前者为“上编”，后者为“下编”。他认为，中国文学由古文学向新文学转变，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体”，二是以严复、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三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钱先生此书，虽然是在论述“现代中国文学”的变迁，但并不是局限于以文论文，就诗论诗，而是本着“知人论世”原则，从相当广阔的背景中论述“文章得失升降之故”。在论述到章士钊时，就不只是论述章士钊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而是对章士钊的性格、政治思想，以及章士钊所处的时世，都进行了论述。其二，王森然先生在其《近代二十家评传》中，专写了《章士钊先生评传》。^②文中在论述章士钊的生平时，特别注意突出章士钊的特立独行的性格特征。其三，谢幼伟先生的《评章著〈逻辑指要〉——兼论演绎与归纳》^③。该文对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一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说：“章氏是书，实今日中国学术上，极有价值之著作，不惟治逻辑者所当读，即治其他科学，甚而治中国文学者，尤不可不一读也。”文章指出，章士钊此书“其特点在能够将我国所有之逻辑材料纳入西洋逻辑系统中，使成为中国式之逻辑教本。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富，及其对中国旧籍理解之正确，殆无可伦比”。谢先生并且认为，逻辑实为民主与科学之不可或缺的前提，所以认为章士钊一直提倡逻辑，其见识确有过人之处。

解放以后，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物，直到80年代，才

^① 该书于1932年12月由无锡国专学生会集资排印，次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1934、1935年又连续再版，1936年9月又出增订本。1986年岳麓书社又据1936年的增订本将此书重印。

^② 王先生此书1934年由北平杏岩书屋出版，1987年曾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再版，1998年三联书店又以《近代名家评传》（初集）为名再版发行。

^③ 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26期，贵州思想与时代社1943年发行。

《章士钊倡‘新旧调和论’》^①，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②。前者是一篇1万多字的短传，但颇反映出了章士钊这个人的基本特征，而且评论也比较公允、切实。后者则是一篇长达10万字的著作，该文重点在论述章士钊走向反动之后的保守思想主张，意在说明五四时期保守思想的复杂性。文章认为，章士钊虽然思想比较保守，但他的思想显然受到了近代西洋思想的影响，他的若干基本观念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而恰恰是来自于西方。文章特别强调：“自清末以迄五四这段期间，章士钊的思想外貌虽一再更迭，而其中若干基本要素则始终未曾改变。其所以对西方的各项制度与思想时而迎受，时而抗拒，基本上肇因于他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完全是以‘工具理性’作为标准。由此而论，章士钊之由‘进’转向‘守’，绝非以感情的因素为惟一的动因，而仍需部分归结于他对外在局势的‘理性’的判断。他的例证，说明在讨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时，实难以一套普遍性的抽象理论加以概括，而需就各人的思想内涵以及具体境遇深入探析。”^③（按：沈松侨的这一段话是针对列文逊的这样一个假说而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理智上倾向西方，感情上仍拥抱传统，这是许多人晚年转向保守的基本原因。）不过该文重点在论述章士钊的保守思想，所以对章士钊早年的思想，尤其是章士钊在《甲寅》月刊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论述得比较少，而且由于作者论述章士钊前期的思想只是为说明其后来的思想转折做铺垫，所以对章士钊前期思想的论述，他也只是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有些问题论述亦不充分。该文在论述章士钊早年的革命思想时，把《苏报》上未曾署名的许多论说，都看做是章士钊的文章，缺乏相应的考证，故其关于章士钊早期思想的一些论述也有

^① 载其所著《民国百人传》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② 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15期，台北1986年版。

^③ 见该文的“结论”。

商榷的余地。总体看来，沈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笔者从中获益不少。

就相关的对章士钊的研究而言：一般的涉及 1903—1904 年间的革命历史的著述大都涉及到了章士钊，但是那只是涉及而已。有关民初章士钊的思想，有好几部著作或论文都论述到了，而且研究颇有深度。徐宗勉的《失败者的探索——1913—1915 年间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讨论》^①一文，是论述民初民主政治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探索中国走向民主政治之路的一篇力作。文章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就此问题所提出的种种见解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其中就论述到了《甲寅》月刊时期的章士钊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朱成甲在其《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中，花大力气，厘清了李大钊与章士钊的关系，指出：“在李大钊前进的道路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章士钊那样给予了他那么多、那么大的影响和帮助！”^② 朱先生在书中也论述到了章士钊在《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月刊上的思想主张，其中不少论述平实而富有启发性。论述章士钊《甲寅》月刊时期的思想另一篇文章是岳升阳的《启蒙思想的复苏——〈甲寅〉月刊所宣传的启蒙思想》^③，文章对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刊记录的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在探索中逐步走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历程。此外，对于章士钊先后主办过的几个报刊，如《苏报》、《国民日日报》、《独立周报》、《甲寅》月刊、《甲寅》日刊等，在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中都有专门的文章介绍。关于章士钊的文化思想，丁伟志在其《重评“文化调和论”》^④，就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以及时人对这一主

① 载《历史研究》1984 年 4 期。

②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4 页。

③ 载刘桂生、朱育和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④ 载《历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张的批评进行了论述，对于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中的合理因素也给予了肯定。对于章士钊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方面的基本理论与思想，对他在系统介绍西方逻辑思想和逻辑体系、在运用西方逻辑理论研究和总结中国逻辑思想方面的成果，彭漪涟在其所著《近代中国逻辑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曾专设一章进行论述。

此外，美国纽约大学的华裔学者Chester C. 谭《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也专设一节论述章士钊的政治思想，文字虽然不多，但颇能把握章士钊思想的实际内涵。^①

总体说来，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注意到了章士钊这个人物。但对于他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章士钊在民初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尤其是他在《甲寅》月刊所阐述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还大有发掘的价值。章士钊前后思想有着相当大的变化，如何解释说明这种变化，这也是很富于挑战性的。对章士钊走向反动之后的思想，应如何把握，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章士钊一生活了92岁，经历了好几个历史时期，与有许多著名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其人际关系十分复杂。粗略一数，其中有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邹容、张继、杨笃生、陈独秀、吴稚晖、蔡元培、袁世凯、岑春煊、黎元洪、李大钊、段祺瑞、杜月笙以及毛泽东等等。仅仅从其人际关系，就可窥见他是个怎样复杂的人物了。

笔者之注意到这个人物，首先是因为我对民初思想史的兴趣。我觉得，新文化运动是民初民主政治试验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反思的结果。因此几年来，我一直注意民国初年的思想史，尤其是民主政治试验失败之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于是，我就接触了相关的思想与人物，其中章士钊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

^① Chester C. Ta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Abbot, Great Britain, David&Charles (Publishers) Limited, 1972.

读他在《甲寅》月刊（通称前《甲寅》或《甲寅》杂志）上的政论时，就深深地被他行文中冷静而超然的态度、严密的逻辑、精彩的思想所吸引，觉得他是个很有特色的政论家。由此，我又读了他的其他一些著作，我认识到，虽然他前后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变动，但他的思想变化都是他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他始终是一个不随流俗的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是一个敢于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东西的人。别的不说，就说他最受人非议的地方之一，即他反对新文化运动。

章士钊就是在四面反对声中坚持自己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而声名扫地的。新文化运动，已经事过多年，当年围绕着新文化运动诸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争论，也已经是过眼烟云。到现在，人们已经完全可以十分理性地评判那些争论以及参与争论的人物了，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新文化运动是持肯定态度的，对新文化运动诸领袖的勇气与眼光是佩服的。任何一场运动，政治的也好，思想文化的也好，社会的也好，有主张者，就有反对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这是一场合乎历史潮流的、进步的运动，那么在常人眼中，主张者是应当肯定的，而反对者则是应当否定的。这种见解，笔者可以同意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尤其是对于相对超然于现实的利益关系之外的反对者来说，这种评判是不公正的，也是有害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意见之中，可能而且总是有错误的，甚至荒谬的内容。但是对于一场运动来说，一方面反对者的存在是事势之必然，另一方面，对主张者来说，他们要么可以从反对者的意见吸取若干合理的因素，要么自己的主张因在与反对者的论战中益显出其正确，只要他们保持着开明的态度，准许反对派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不许反对派发言，那么主张者无疑就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结果就是要么使自己失去改正错误的机会，要么就使自己失去另一个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

印象”^①。所以，我以为，只要反对者的意见，是他本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的，只要他是认真的，人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去嘲笑这样一个认真的反对者。因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首先需要的就是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人们思想的统一。在这里，我愿意稍费笔墨，引述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所记述的一件事：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与他的好友韦莲司女士谈到中国人对于新思想的不抗拒态度，并以《天演论》在中国的风行为例说：“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击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廿年来，‘天择’、‘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常语。”然而韦女士却说：“此未必为中国士大夫之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经几许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也。”胡适在日记中就对西方人独立思考的特性大为赞叹。^②

尽管有了独立思考的人，对于习惯于思想统一的人们来说，会发生令他们不快的事，即社会上有了不同的声音。但这对于社会的平稳有序的发展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而章士钊之反对新文化运动就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主张，他决不能因此就否定这个人，而应首先理解：他的反对意见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他的理由何在？他的看法有没有一些合理的东西？他怎么就会有这样的认识？对于当时新文化阵营对他所办的《甲寅周刊》的围剿，章士钊有这样一段话表述自己的感想：“所见不同者，人之情也。士论不一者，国之华也。《甲寅》本国文之风格，为大事之商量，斟酌中西，调和新旧，天下尽有不得通之志，与不得已之思，进发环趋，于焉寄托，海枯石烂，斯

① 密尔著，程崇华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②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26～627页。

意不磨。人徒执枝叶之词，昧其本真之意，以无端涯之论，快其摧陷之心，亦只示其意之不广，大国民风度之不立，纵可削《甲寅》之迹，未必能服天下之心也。”^①这虽然只是他个人的感想，但对于仍然不无启发意义：为什么就不应存在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意见？对这种反对意见为什么就一定要存扫荡干净之心？今天，人们在评价《甲寅》周刊与新文化阵营的论战时，仍然存在着这样的认识：反对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的人，就是应当否定的，应当是反面人物。我以为，对于后世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应当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去评判历史上的争论。

正如张申府先生所说的，章士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②王森然说，章士钊人格高尚，主要说的也就是他的独立思考、秉信而行的品格。章士钊在他给刘揆一写的寿序中曾经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③终其一生行止，这段话倒是章士钊自己性格特征的写照。1925年底，在与人论战时，章士钊曾经剖析过他自己，他说：“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人次第以同盟会、政闻社、政学会拟议之，此见仇者之谰言，不足信也。惟不存机心也，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胜负之数，瞢然不知，有时遭人暗算，肝胆胡越，彼乃不信；一旦势异，负尽天下之谤而亦无悔。不论何事，是非荣辱，均自当之，生平未尝发言尤人，此考二十年来之言论而可知也。情与理者，如车两轮，皆钊所托命，不可得兼，迷惑立生，轻重相权，恒见乖悟。大抵35岁以前理恒胜情，35岁以后情恒胜理。”^④

① 孤桐：《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号。

② 张申府：《我所知道的章行严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总第121辑）。

③ 章士钊：《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1期。

④ 孤桐：《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号。

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刻画了章士钊的性格特征。据此也可以理解他一生的行踪。他的具体行踪，我们会在本文的相关部分加以介绍，在这里就不费笔墨了。

章士钊的思想，与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性格特征一致，大体可分为35岁以前（即1916年以前）与35岁以后两大时期。35岁以前，章士钊是一个极为理性的人，他的人生历程又分做两部分：第一，由一个旧式文人变成了一个激烈的革命青年；第二，由一个激烈的革命青年变成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也就分做反满革命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35岁以后，他的思想日趋保守，感情因素在他的行止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感情既包括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没有了年轻时的那种刚愎之气，也包括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念之情逐渐抬头，而年轻时那种理性与冷静在他思想中则逐渐减弱。所以他逐步由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又回归到了传统。他此期的思想也就是对他此前思想的反动。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是他前期思想的重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捍卫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是他后期思想的重点。他前期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他的强有力政府论，他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关注，他对国家与个人关系问题的探讨，他对民主政治的价值的捍卫与对专制政治的批判，以及他的调和立国论等。在这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强大与个人的自由权利之间，他是十分矛盾的；在民主政治的理想与中国的现实之间，他一直没有找到妥当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移植外来的政治制度，以实现国家富强，与保卫中国的文化传统之间，他内心中也存在着相当的紧张。他后期的思想，主要包括他的代议非易论，他的以农立国论，他的礼教复兴论，以及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在这一期间，他前期思想中对国家富强的关注，变成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运的关注。他前期思想中的精英主义倾向与政治改造优先论，以及他主要是从民主自由的实用价值即主要是从民主政治可以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认识出发去接受、理解西方

文化的思想倾向，是他思想转折的内在条件；而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在中国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他思想转折的外在条件。综观他前后的思想变化，有两点是共同的：前后的思想都是他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前后两期，他都是一个新旧杂萃的人物，在他前期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中，传统的思想仍时时在发生作用，而在他后期的思想中也残留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1903—1927年是章士钊一生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其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此后，他少有重大的思想主张发表，其基本的思想主张也无重大的变化，其在思想界的影响远不如前。所以，本文主要研究1903—1927年间章士钊的社会政治思想。研究的期望是，首先是要理清章士钊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变迁脉络，分析他思想的内在特质以及影响他思想变迁的因素，并希望以他为例，反映出当时一批知识分子面对着共同问题时的抉择与困惑，从一个侧面反映1903—1927年间中国思想界的一些共同问题和趋向。为此需要将章士钊放到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需要旁及与章士钊唱和、商榷、论战的人物的主张。

第一章 从旧式文人到革命青年

第一节 一个旧式文人

章士钊，幼名永焘，字行严，又字行年，笔名有章邱生、黄中黄、韩天民、汉种之中一汉种、爱读革命军者、青桐、初来欧洲者、秋桐、民质、无卯、渐生、烂柯山人、孤桐等。^① 1881 年 3

① 章士钊幼名永焘，见《甲寅周刊》第 1 卷第 39 号·孤桐杂记，“永”字是他在族谱上的辈分。黄中黄、韩天民、汉种中之一汉种、爱读革命军者，是他鼓吹排满革命时用的笔名。章邱生、初来欧洲者、民质分别是他投稿《清议报》、《新世纪》、《国风报》时用的名字。青桐、秋桐、孤桐的来历如下：1901 年走出湖南之前，章士钊在长沙老家读书，前庭有桐树二，“东隅老桐，西隅少桐。老者叶重荫浓，苍然气古。少者皮青干直，油然爱生。……以桐有直德，隐然以少者自命；喜白香山有‘一颗青桐子’之句，因自号青桐子”。青桐作为笔名出现在《国民日日报》上。以后来他留学英国，“所事无成而马齿加长”，而与他一起留学的至友杨笃生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蹈海自尽，他“旅居无憇，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思，遂易青而为秋”。他发表在《帝国日报》上的文章，大都用“秋桐”这一名字。1912 年，他归国主笔《民立报》，用其字“行严”发表评论。但他的言论经常与同盟会相左，一些同盟会的激进分子就攻击章士钊曾以“秋桐”鼓吹君主立宪，并曾在梁启超的《国风报》发表文章，是一个立宪派，他做《民立报》的主笔别有阴谋。章士钊十分气愤，就脱离《民立报》，另创《独立周报》，“大书秋桐，以示无畏”。1914 年，他创办《甲寅》杂志，仍用“秋桐”为笔名。1925 年，他创办《甲寅周刊》时，又易名“孤桐”，其意取自白居易《孤桐》诗：“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独直当如此！”（见孤桐：《字说》，《甲寅周刊》第 1 卷第 1 号）无卯、渐生、烂柯山人，是《甲寅》杂志时期用的笔名。其中无卯，意思说他是无母之人，以纪念他的母亲刘氏（见孤桐：《字说》，《甲寅周刊》第 1 卷第 1 号）。

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①出生于长沙东乡和佳冲一个耕读之家。长沙章氏在全国章氏中，并不是望族，其世系也不十分清楚。^②章士钊家族累代为农，到了他曾祖父一辈才积聚了一些财富，成为地主。他祖父润生公已是一个大地主，年收租谷二千五百石左右，按当时长沙的经济情况，约计田产一千多亩。但到了他的父辈，家业又迅速衰落。祖上也没有读书人，一直到他祖父这一辈，“始读书求科名以传其子孙”^③。不过，到了章士钊这一代，章家已经是一个书香门第了。他的父亲芗坪公，是一个乡村塾师，也是一位儒医，“一生行善，以医全活人甚众”，又热心地方事务，“为人解纷犹肯用力”^④，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声望^⑤。这位老先生也是一位异行之士，早年就鄙视科举，“蚁视科举徒，不如一腐鼠”，也曾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秘密反满活动；^⑥但他到死都留着他的发辫^⑦。章士钊后来的特异的性格或许就受了他父亲的影响。章士钊兄弟四人都受过比较好的旧式教育，而且都长于书法。^⑧章士钊从小在其长兄章年的私塾读书，受过系统的旧式教育。少年章士钊读书十分用功，“家贫书不多，倾帙求赅详；夜午

① 白吉庵：《章士钊》，载《民国人物传》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苏浙皖赣各省章氏迁徙考》，见章贻贤辑：《章氏会谱德庆初编》第4卷，1919年夏刊行。

③ 孤桐：《评新文学运动》，《甲寅周刊》第1卷第14号。

④ 孤桐：《铜官感旧图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4号（1926年3月20日）。

⑤ 章行严：《湘产濒毁灭记》，《清鹤》第1卷第2期。

⑥ 曾广钧：《章太翁哀诔》，《甲寅周刊》第1卷第34号。“孤桐杂记”（1925年8月22日）。

⑦ 《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22号（1925年12月13日）。

⑧ 章士钊兄弟四人为：长士模，字矩年；次为一残疾人，名字待考；章士钊居三；四为士冕，字陶年，以章勤士行世。章氏兄弟长于书法：见曾广钧：《章年哀词》，见《甲寅周刊》第1卷第6号。“孤桐杂记”；“长沙章氏兄弟鬻书序例”，《甲寅周刊》第1卷第40号；《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9号。

不肯息，明发同鸡荒”，^①以致因用功过度而至吐血^②。这时的章士钊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式读书人。

就其早年的志向来说，与旧时代一般的士大夫一样，章士钊从少年起就有光大门楣的志向。对于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的旧时代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有这种观念志向，是十分正常的。章士钊有位年纪比他父亲芗坪公还要大的族兄章寿麟。章寿麟，字价人，曾为曾国藩幕僚。1854年，曾国藩率军在靖港与太平军作战，以兵败而投水自尽，被章寿麟从水中救起。章寿麟以救曾有功，累官至直隶州知州，留安徽补用知府，曾署江西新建令，但一生并不得志。章寿麟有子二，长同，字觐瀛，曾任县令，以才见称；次华，字曼仙，“二十三岁入翰林，与江浙学士大夫竞爽，寝寢有名于世”。这是章士钊家族数百年来不曾有过的辉煌，“此时家声之大，数百年来所未有也”。这对士钊有很大的影响，他十五六岁时，其父“每津津示价人家事，尽漏不息”^③。章寿麟曾作《铜官感旧图》，请当时名人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人为诗文记叙其事，以后章同、章华等人又请当时名人如吴汝纶等人记叙、评论其父救曾之事，并将图与题咏之诗文以《铜关感旧集》为名刊行于世。^④章士钊对此很是自豪，“窃自计，愚何时自立，言重于世，行亦加墨于此，俾吾家盛迹，终赖吾笔传之”^⑤。

① 章士钊：《近诗废疾·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

②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文史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孤桐：《铜官感旧图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4号。

④ 关于章寿麟及《铜关感旧集》，请参阅长沙章氏益山旧馆石印《铜馆感旧集》以及徐一士《靖港之役与感旧图》，收入《一士谭荟》，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317页。

⑤ 孤桐：《铜官感旧图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4号。

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与一般的传统文人一样，章士钊有着以文字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取向。少年时“在长沙稍习词翰”，即对于清初钱牧斋、吴梅村等赫然一代文宗，“窃向往焉”。^①

十七八岁时，他读到曾国藩所写的《欧阳生文集序略》，“以想见近代文艺之富，家数之出入，辄不胜向慕，隐然以求衍其派于湖湘之责自任”^②。

对于历来文家，章士钊最为倾倒的是唐代的柳宗元。自13岁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之后，章士钊就对柳文爱不释手，以后，70多年中，柳宗元的文集就一直伴随着他。这就是说，走文学之路，尤其是光大桐城派文学，是章士钊早年的一大志向。这种取向，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就其政治思想来说，少年章士钊由于埋头古书，一心想走文学之路，眼界十分有限，其理想的政治秩序只是尧舜禹汤之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少时志王道，治化缅尧汤”。这是旧时代一般文人共同的政治理想。

可以说，无论是从其志向看，还是从其思想看，少年章士钊都是一个旧式文人。如果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变，章士钊也就与我们见到的封建时代的一般文人一样，一生就是读读圣贤之书，一生就忙于参加科举考试，要是幸而考中，就走入官场，在官场中摸爬滚打；要是考不中，他要么就当当幕僚，要么就当当名士，隐逸江湖，要么就教教私塾，写写自己让自己得意的文章，终老林泉，如是而已。^③

但是章士钊生长的年代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面临着重大危机的时代，是一个变法维新与革命的年代。时代把他从旧的生活方式与旧的政治理想惊醒了。就在埋头古书，勤奋用功，冀以光

① 《甲寅周刊》第1卷第3号·“孤桐杂记”。

② 《藉甚》，《甲寅周刊》第1卷第16号·“通讯”。

③ 章士钊：《近诗废疾·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

大门楣的时候，戊戌维新运动已经兴起。湖南是当时全国维新变法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章士钊所居的长沙更是湖南变法维新的中心地带。1896—1898年，在湖南地方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等的支持与参与下，熊希龄、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学会，开办学堂，设立报馆，筹办警察，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介绍新学说。这对当时湖南尤其是长沙的知识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据谭嗣同说，《湘报》与《时务报》当时在长沙城各能销售千余份。^①这时的章士钊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对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并无领会，但很可能接触到了梁启超的等人思想，他的弟弟章勤士就是时务学堂三班的学生^②；同时他因与湘中诗人舒润祥交往密切，与当时长沙文坛的所谓“十二神”沈荩等人有一些交往^③。1898年，他参加长沙县试，结识了秦力山。但此时，章士钊对政治似乎没有什么兴趣，而是想走文学之路，所以他与沈荩、秦力山、舒润祥等维新分子的接触，也主要是把他们当作文友。

章士钊虽然生活在长沙，也看到了湖南的维新运动，与一些维新分子也有过接触，但走文学之路的既定志向，使他没有能及时感受这场运动的真实意义。但是时局的变化，很快使对政治兴趣不大而一心要走文学之路的章士钊走上了“废学救国”的革命之路。^④

① 谭嗣同：《与唐幼丞书》，《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

②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版，第290页。

③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版，第300页。

④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版，第269页。

第二节 一个革命青年

一、走向革命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反动倒退的时期。三年的反动，带来了全面的倒退与八国联军的入侵（史称“庚子事变”），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同月，唐才常在长江流域发动了自立军起义。起义者本来对清政府还有一丝幻想，所以起义虽然是想以武力为政治改革扫清障碍，但同时还是打出“勤王”的旗帜。但是起义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章士钊的朋友舒润祥、沈荩、秦力山等人都参加了这次起义，并因此或被害，或逃亡。舒润祥在起义失败后，回湘避难，曾向章士钊讲述起义情况及诸烈士就义情形。舒后遭清廷追捕，而耻于对簿，遂饮金自尽。自杀之前数日，舒曾写下八首有关自立军起义的诗交给章士钊。^①这对章士钊多少产生了一些刺激。1901年7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这对埋头古书，一心想在文学上有所发展的年轻的章士钊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他感到了时局的变化。他后来说到庚子事变与辛丑条约对他的影响：“独忆辛丑岁，豹变潜非常。”^②不过，这时的章士钊并未放弃走文学之路的人生路向。

由于长期用功苦读，章士钊的身体很虚弱。在他姐姐的督促与资助下，1901年秋，章士钊率其弟章勤士由长沙外出远游。当时，他出游的最重要的目的还是求学。他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①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版，第293页。

^② 章士钊：《近诗废疾·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